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查　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隋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隋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咸薈稡一朝成文章之總滙而人沿舊習風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餘載竟不能自為體裁又世傳小說唐代為多而仁壽大業

去唐最近遺篇瑣語真贋相參不能無所附
會故鼎祚所録此集又最糅雜其中如隋遺
録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
依託而王度古鏡記尤為迂怪不經搜神異
苑之末流睽車夷堅之先路豈可登之總集
自穢其書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
墨迹唐以來收藏賞鑒皆所未聞詞旨凡庸
顯出近代而一概闌入未免失于鑒裁至于

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陳叔達温大雅魏徵
諸人不繫于隋無煩擬議乃以其文作于隋
末遂爾兼收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詔作於周
時顔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
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揆以斷限厥例安居若
文帝復姓令之誤采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
禮詔題為文帝祖君彦移郡縣書與袁子幹
書魏徵與郇王慶書皆題為李密孔徳昭遺

秦王書題為竇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見一卷復見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見五卷復見七卷又諸集之通病在所不論矣八卷之末載梁神游等十二人蓋鼎祚文紀以此集為終神游等時代未詳故統附於此合覲所録雖抵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窮八代旁搜博采薈合成編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實藝苑之大觀其功

亦不為過掩矣鼎祚尚編有釋文紀裒集唐以前禪觀之文較弘明集弘明續集尤為賅博別著録子部釋家類中兹不列焉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隋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編

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父忠仕西魏有功賜姓普六茹氏入周封隋國公帝襲爵復姓楊為大丞相進封隋王受周國號隋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仁壽四年七月為太子廣所弒廟曰高祖

## 與源雄書

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時雄檢校徐州總管家累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雄遣擊迥將畢義緒席毗悉平之

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

後不過數旬之别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畧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

與賀婁子幹手書子幹為秦州刺史尉遲迥作亂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悦與之手書

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

復姓令 周大定元年帝時為相國進封隋王

以前賜姓皆復其舊

前代品爵依舊詔 開皇元年

自古帝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朕應籙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沿革事有不同然則前帝後王俱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仍行茍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之異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

議衮冕服色詔 元年

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奕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黄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兹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

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
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
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
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
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
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
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
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

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
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
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
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
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敕有司
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
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
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

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

## 更定新律詔

元年詔尚書左僕射高熲等更定新律奏上頒行

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故有損益夫絞以制斃斬則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

鞭並令去也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葯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宜班諸海內為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

建都邑詔二年六月

朕祗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人之敝處前代之宫常以

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於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

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暫劬勞其究安宅令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北史並作世死作怨望作與條奏作修葺

范臺玫假湘州刺史詔三年七月

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襃奬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

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范臺玫傾産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恒賞用明沮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

發使巡省風俗詔 三年

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為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妙

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奬勸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

施用新歷詔 四年二月華州刺史張賓與儀同劉暉等議造新歷奏上下詔

張賓等存心筭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筭不越纖豪逖聽前修

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實為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

開漕渠詔 四年

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

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泝沿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廢律官詔 五年先置律博士弟子員有律生舞文陷侍官反坐者帝閔下詔

人命之重懸在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

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别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

伐陳詔八年

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頊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龔行爲令往來修睦望其遷善時日無幾釁惡已聞

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閩越肆厥殘忍于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項反地收兵深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載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璪入朝輶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喻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誅翦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蹙内外勞役弗已徵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帷薄嬪嬙有踰萬數寶衣玉

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儛衢路酣醉宮闈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躍馬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負甲持仗隨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譴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飢寒力役筋髓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

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巴峽之下海澨已西
江北江南為鬼為蜮死隴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攘敓之
苦抄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寢歷陽廣陵
窺覦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刼剝吏人晝伏夜遊鼠竊狗
盜彼則羸兵微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
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國我
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
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既而百

辟屢以為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騖便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四日之內三軍皆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敕

平陳後詔 九年四月

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令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綿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為帝王志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内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

皆宜停罷代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皆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姪各守一經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勒所由隆茲儒訓官府從官丘園素士心迹相表寛弘為念勿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茲九載開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顔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疎公卿士庶

非所望也各啓至誠匡茲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禁請登封詔九年六月羣臣以平陳咸請封禪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議樂詔九年

朕祗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後兆庶澆浮之日

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魚龍雜戲樂府之內盡以除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且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異藝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速以奏聞庶覩一藝之能共就九成之業

罷神置軍府詔 十年五月

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一與民同北史作一同編戶

減租詔十二年

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施用新樂詔十四年四月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兹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所司北史作有司詳考作詳定

脩三國祀詔 十四年閏十月

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絶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修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義倉詔 十五年

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

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職官決罪詔十七年

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論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

省廟樂詔十七年十月

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

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兹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禮教自令以後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内及諸祭依舊其王公已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

李穆等世禄詔 十七年

周歷告終羣凶作亂舋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區宇聖靈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鄖襄公孝寛

廣平王雄蔣國公睿楚國公勣齊國公熲越國公素魯國公慶則新寧公長乂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隴西公詢廣業公景真昌公振沛國公譯項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登庸納揆之時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盡帝圖茂績殊勲力宣王府宜弘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榮位世禄無窮

禁大船詔十八年正月

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戰亡入墓詔仁壽元年正月

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為其首故投主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投主北史作投生代作世

減省國學冑子詔 元年

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佇賢儁之人而國學冑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録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

修定五禮詔 二年 李德林撰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黄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縣歴年代王道衰而變風作微言絶而大義乖與代推移其弊日甚至於四時郊祀之節文五服麻葛之隆殺是非異説踳駮殊塗致使聖教凋訛輕重無准朕祇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干戈之代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删正彛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

弘風訓俗導德齊禮綴往聖之舊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祕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經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修定五禮

喪禮詔三年

禮云至親以朞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

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為厭降是以父存喪母還服于朞者服之正也豈容朞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朞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朞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朞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黄裏縓

緣經則布葛在躬麤服未改豈非經衰尚存乎情已奪親疎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知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麤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踰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害已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

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隆殺任情況孔子沒而微言隱秦滅學而經籍焚者乎有漢之興雖求儒雅人皆異説義非一貫又近代亂離唯務兵革其於典禮時所未遑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節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禮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然喪與易

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存北史作在隆殺作降殺莫重之禮作莫重之化

搜揚賢哲詔三年

日往月来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況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

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為殷之阿衡吕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為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盖同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

任則衆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慍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堙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為懷慮一物失所雖

求傅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跡鹽築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名將送必須以禮

廣平王雄拜司空冊書　雄高祖族子為右衛大將軍進封廣平王寬容得衆高祖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司空

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寛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緜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兹名實是用命爾為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慎歟

禁朝貢東宮詔冬至百官朝太子勇勇張樂受賀高祖以殊乖禮制下詔

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

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

廢太子勇詔晉王廣欲奪嫡與楊素謀譖太子廢之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下詔誅責其黨元旻等

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

閭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
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膺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
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
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
良深愧歎

罷元旻等詔

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
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

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宫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瀆宫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

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閒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昶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昶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為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

宅悉可没官副將作大匠高龍义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兵衛北史作禁兵乃甚作斯甚

罪蜀王秀詔秀鎮蜀奢侈逾度又不平太子勇之廢晉王廣立為太子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廢為庶人高祖下詔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

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

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鏁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於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

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治北史作修

下李穆詔穆仕周為并州總管大左輔嘗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乃下詔

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

三日恭膺天命

答李穆乞骸詔 穆拜太師上表乞骸骨高祖詔之

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髙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别遣侍臣就第詢訪

襃李穆詔

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
中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
帥臣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
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闗憲綱然王者作教惟
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
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報梁睿詔睿守恃德安定烏氏人仕周位柱國入隋為益州總管還京師謝病於家

睿為益州總管以平王謙進上柱國及高祖受禪復上平陳之策帝下詔答之睿乃止

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欵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

也

誅劉昉詔昉周末仕小御正與鄭譯引高祖輔政有佐命之功中被䟽遠與梁士彥宇文忻等怨謀反下詔誅之

朕君臨四海慈愛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内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歷數定於杳冥豈慮包藏之心能為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

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效榮高
禄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
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爰始幼来恒
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
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
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
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
之關塞河陽之路刼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而為戰士就

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
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
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
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
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
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
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
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

止心迹漸彰仍觧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彦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彦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以寛宥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彦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

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内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艸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

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彦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没官士彦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彦交舊上柱國府戸曹祭軍事裴石達是士彦府僚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親北史作交從征作從征討

鄭譯除名詔譯亦以被疎坐告厭蠱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下詔除名

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

勞豆盧勣詔勣為利州總管王謙之亂出奇兵擊之高祖遣勞

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

豆盧勣加邑封詔

上柱國楚國公勳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户

誅郢國公王誼詔（誼前代舊臣高祖甚加禮敬後以失意怨望賜死）

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誡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

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

與元諧敕吐骨渾寇涼州諧為行軍元帥擊之工敕諧俘斬萬計其名王公侯皆來

降詔加賞典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元詣加賞詔

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詣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畧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

賜元孝矩璽書孝矩拜壽州總管帝賜璽書

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

與元孝矩書孝矩爲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

管屯兵江上後數載以年老不堪軍旅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歲餘卒官

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褒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從節涇郡養德臥治也

徵張羨書

羨仕周雍州刺史儀同三司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以年老致仕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與同坐宴語賜以几杖 羨載張煚傳乃煚父也尺牘竟作徵煚書誤

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

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

詔答宇文慶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上大將軍加柱國入隋歷涼州總管徵還

慶開皇初拜武衛將軍進上柱國除涼州總管徵還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上表奏之詔答

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

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

詔蘇威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歷光祿大夫封房公隋亡入唐卒于家高祖受禪徵威拜太子少保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

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

勑蘇威威為尚書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之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

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

## 敕李德林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云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伐陳事意宜自隨也

## 下源雄伐陳冊書

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陳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旟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韝之望沙漠以北俱荷恩威呂梁之間囹

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

下王長述書長述京兆霸城人周上大將軍入隋進位柱國以行軍總管道卒

開皇初長述為行軍總管進位柱國獻平陳之計脩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乃下書

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為元帥也

下史祥詔史祥見後

祥拜驃騎將軍伐陳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

州上聞而大悅乃下詔

朕以陳叔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㦸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沈溺浮獲厥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虎尋尅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髙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

下晉王廣詔

隋大舉伐陳晉王為行軍元帥以韓擒虎為先鋒宵濟襲採石進平金陵執陳後主是時賀若弼為行軍總管亦戰勝從北掖門入島祖聞而大悅乃下詔晉王又優詔擒虎若弼

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惡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

優詔韓擒虎賀若弼

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仕周利州刺史　若弼字輔伯河陽洛陽人仕周壽州刺史入隋並位上柱國若弼為煬帝所誅

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詔高熲 熲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蓨人歷尚書左僕射上柱國煬帝初坐謗訕誅

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人有言熲反者高祖命斬之熲又遜位詔曰

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

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與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

下宇文述詔 述為行軍總管伐陳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討之高祖下詔述水陸兼進擊瓛大敗之巖等請降吳會悉平

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遙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畧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

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

遺韋洸書洸伐陳平拜江州總管畧定九江擊豫章大破之高梁女子冼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洸至廣州嶺表皆定拜廣州總管

公鴻勲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

詔韋沖沖拜石州刺史母憂去職俄起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高祖詔沖曁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下詔褒揚之

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畧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

勞李安詔書安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大破陳師詔勞之

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

追錄李安兄弟詔 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

先王立敎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黄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

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恩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

下楊素討賊詔素平陳封郢國公時江南人多聚衆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吳越諸賊大破之上以素久勞詔令入朝素以餘黨未平又自請行乃下詔

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搆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内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

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

褒楊素詔 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封其子并賜田宅

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

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横語武則權竒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宫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歴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

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公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别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治北史作理塞陰作塞垣經營作經紀）

敕楊素（素貴寵日隆朝廷靡然畏附上漸疎忌之因出敕）

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

褒達奚長儒詔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等南寇秦隴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拒之殺擄萬計於是觧去高祖下詔

突厥猖狂輒犯邊塞不逞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亾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勲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亾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

襲之

拜賀婁子幹上大將軍册書子幹鎮涼州突厥寇蘭州拒擊大破之册授為上大將軍

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經疆場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祗承榮册可不慎歟

下賀婁子幹書子幹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應按之還拜雲州總管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賜之乃

下
詔

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

罪史萬歲詔萬歲屢立戰績拜河州刺史為行軍總管備胡開皇末大破突厥達頭可汗於大斤山楊素譖而寢其功及入見極言為朝廷所抑忤上令左右撲殺之既悔

追之不及因下詔天下究之

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軍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為民興患朕備有成敕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敕令住致爨翫

尋為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
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
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
既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
成其勲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
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
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
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

賜尉義臣姓楊詔義臣父尉崇與尉遲迥同族周末鎮恒州尉迥作亂崇自囚請罪開皇初封秦興縣公義臣襲爵復下詔賜姓楊

朕受命之初羣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欵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内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

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太孫

降田德懋璽書德懋以文仁恭功封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使就弔復降璽書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

皇帝問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毁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

祭薛濬冊書 濬以母艱哀毀卒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奠爵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兹榮渥嗚呼哀哉

賜梁彥光詔 彥光為岐州刺史有惠政開皇二年上幸岐州乃下詔

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

恐其遺之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授房恭懿海州刺史詔

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授公孫景茂伊州刺史詔 景茂為息州刺史德化大行上幸洛陽景

茂謁見時年七十賜物三百段復詔授官

景茂修身絜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褒王伽詔伽為齊州行軍叅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例並枷鎖傳送伽令脫去與期其日當至京師至期一無離叛上驚異召見并召流人賜宴而赦之乃下詔擢雍令

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

廢絶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佃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勸北史作訓遵作導

報趙綽詔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遂殺之

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杜氏通典

追贈獨孤信詔信獻皇后父仕周大司馬為宇文護所害

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髙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髙弗賞賭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

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

贈蕭琮璽書

初梁元帝時岳陽王詧稱臣西魏周太祖以詧為梁主攻元帝滅之是為後梁子巋嗣入隋高祖納巋女為晉王廣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及子宗嗣

上賜璽書又賜梁大臣璽書誡勉之

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持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

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

降譙國夫人洗氏敕書洗氏高涼太守寶之妻能行軍用師梁陳間撫循部衆及歸隋番禺人王仲宣反其孫暄與逆黨陳佛智善故遲留不進洗氏執暄繫獄遣孫盎擊斬佛智嶺表遂定冊拜譙國夫人仍開幕府置官屬因降敕書

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

羣賊甚有大功令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

矜免陸讓詔 讓本馮孽子為番州刺史坐贓罪死馮氏上表求哀情辭甚切上愍然下詔

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

又賜馮氏詔

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為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

賜高麗王璽書高祖受禪湯遣使詣闕朝貢不絕及平陳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上賜璽書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病卒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

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歳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敎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

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盖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

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内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或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敕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

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報百濟國王餘昌詔 平陳之歲遣使表賀高祖下詔

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

不遣使往王宜知之

又詔屬興遼東之役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高祖下詔

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

北伐突厥詔突厥沙鉢畧可汗為北夷歸附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遂大怨恚衆四十萬入寇武威天水諸郡上震怒下詔以河間王弘豆盧績等出塞擊敗之

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刼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

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秉昔世之驕結令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遼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師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趨周槃

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

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令也其時故遣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横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星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令行義無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

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因北史作回在路作道路便作後所作地赤地作赤土治兵作練兵服作尅

遺詔仁壽四年

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于朕用登大位

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敕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

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

志但令内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以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爰北史作受三時作歲時令作念治作安

仁壽元年祠南郊板文

維仁壽元年歲次作噩嗣天子臣諱敢昭告於昊天上

帝璇璣運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黎之福撫臨

率土安養兆人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

怠天地靈祇降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

蒙授龜圖遷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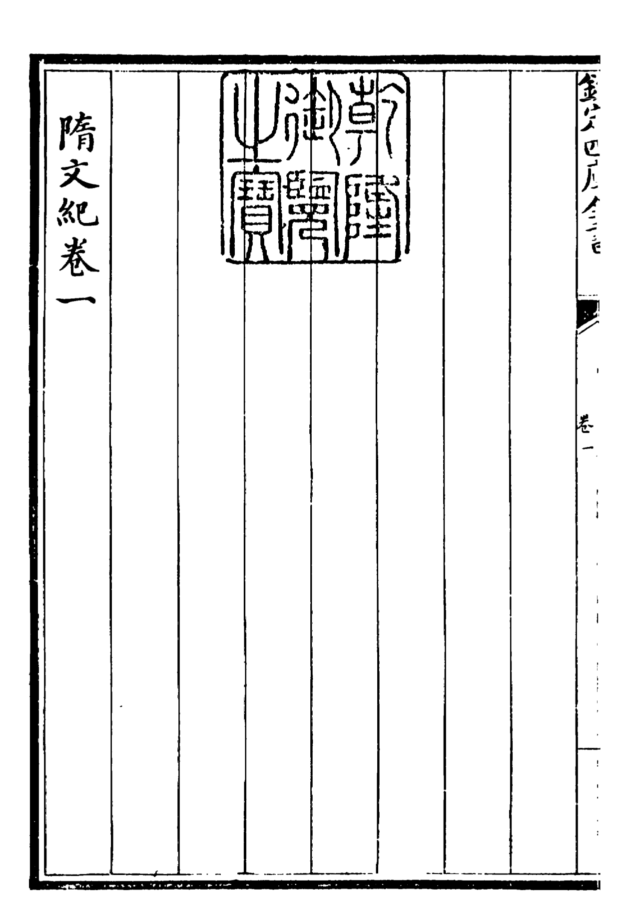
俗巡方展禮東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躄人忽然

能步自開皇已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晷度延長天啓

太平獸見一角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

玉龜顯永昌之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
紀國祚經典諸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
之内及在山谷石變為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
璃黄銀出於神山碧玉生於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
連雲山聲萬年臨國野鵝降天仍注池沼神鹿入苑頻
賜引導騶虞見質遊驎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
荊谷慶雲發彩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
原多生寶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烏山黒石變白

弘祿巖嶺石華遠照玄狐玄豹白兎白狼赤雀蒼烏野
蠶天豆嘉禾合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
無疆不可具紀此皆昊天上帝旻降明靈矜憫蒼生寧
靜海内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虔
心奉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
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




隋文紀卷一